



## 精英的待遇

□黄森林

儿子今秋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县重点高中的精英班,这着实让我们替他感到高兴。县重点高中是全国示范性高中,在全省都颇有名气。考上县重点高中,就意味着一只脚已经迈进了大学的门槛,上重点高中,是全县莘莘学子梦寐以求的理想。而儿子居然能考上只录取150名学生的精英班,能不让我们感到振奋吗?

学校对精英班的学生也是格外重视和关照,分数线公布没几天,还在暑假期间,就专门对150名精英班的学生组织了一次夏令营活动。特意从外地请来老师,对学生进行思维拓展训练,每天都举行丰富多彩的活动,夜晚还免费管学生吃饭。精英班的待遇对每个即将踏入高中的孩子们来说,真是超乎想象。可以看出来,那一个星期时间,儿子的心情是非常愉悦的,高兴而去,乘兴而归。那时,刚刚考入重点高中精英班,对他来说,是一种自豪,那种自豪都显山露水地写在他稚嫩的脸上。

正式开学后,一切都按部就班地进行。而才过去两周时间,儿子就感受到了精英班带来的巨大压力。学校规定,精英班的学生每天早、晚自习必须比普通班的学生早到20分钟。普通班的学生周六上一上午的课,而精英班的学生得一直上到周日上午,也就是说精英班每周比普通班的学生多上一天课。而平时,精英班的老师留的作业量也比普通班的多很多。这些让儿子有些吃不消了。

儿子虽然个头有一米七几,但是才14岁多一点,从生理和心理上来说,他还都只是一个孩子。上精英班一个月时间,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他好像有些力不从心,刚入精英班的那种亢奋早已被繁重的学习压得有些喘不过气来。最主要的是感觉到他休息不好,每天好像都有点萎靡不振,让我们看着就有些心疼。有一次因为闹钟突然坏了,迟到了几分钟,儿子还被班主任批评了一顿。

国庆长假,儿子以及他的同学们都觉得这回可以回家好好睡几天大头觉了。可班主任宣布,精英班的学生跟高三的学生一样,只放三天假。学生们就有些议论,说精英班的待遇也实在有点太差了。班主任老师平静地看着大家。他说,所谓的精英班不是为了享受,不应躺在以前的成绩簿上,精英班意味着要投入更多的时间,花费更多的精力,付出更多的努力,才能取得优异的成绩。学生们才慢慢平复,因为他们也明白老师的一片苦心。他们知道,班主任上年所带的班级有七名学生考上了北大、清华,那些成绩肯定是经过百倍的付出才获得的。

平时偶尔发发牢骚的儿子,这次倒是没有什么也没有说。他假期在家认认真真写作业,复习功课,以便迎接上高中后的第一次月考。假期结束后,他背着书包默默地去上学,我们明白,在他的心里已经清楚了,他精英班的背包里不光背有自豪,更背有责任、坚韧和努力。

## 乡愁的寄托

□晓梦

周日午后,弟弟忽然打电话来,“姐姐,小街那个卖旋粉的摊子还在吧?”我笑他,“嘴馋了?还在啊。昨天下午,我们还去吃过。味道依旧。”这一说,仿佛勾起了弟弟对于故乡的太多念想。他一点点顺着记忆描摹旋粉的滋味,滑溜溜的粉,绿葱葱的韭菜码,红艳艳的辣椒油,饱和酸爽的汤汁,超级下火。旋粉摊子周遭都是地道的乡土小吃。热乎乎、香喷喷的五香炸豆腐、豆腐干,鲜肉大葱做馅的小米煎饼,还有黄澄澄的苦荞饅头。少时,我们常在这里消遣,吃得幸福满足。

我仿佛可以听见弟弟隔着电话传来汨汨咽唾沫的声音。虽过就餐时间,弟弟却被故乡馋得饿了。

弟弟有幸学成毕业,留在了省会,并在那里定居生活。因为远和忙,他很少回来,也渐渐筑起了新的生活圈子。故乡于他,空余记忆里无尽的念想。这些年,倒是愈发爱打电话回来,和我聊,和爸聊,甚至和他那些发小聊。他说,隔几日,就想听听家乡的声音,怕自己渐渐忘了。

大抵离开家乡久了,对家乡的记忆会越来越鲜活起来,所有的念想聚成一缕乡愁,梦里都是思念。

姥姥最是体谅远在北京的哥嫂那浓郁的思乡之情的。每每有人去北京,总爱买十多个糖大饼捎过去。我初始很不理解,对于物质丰富的北京来说,什么样的烧饼都可以找到,比这个好吃的多了去了,何必劳烦着别人捎去。姥姥不以为然,“那味道怎能和家里的比,你舅姥姥最爱吃这个。”收到之后,舅姥姥便回电话来,“今天晚上,我吃了两个呢!”话里话外都是开心。

单位同事的姐姐漂在他乡,他常去邮局寄包裹,居然是娘从乡下捎来的干野菜。我笑,“这东西未必比邮费贵吧?”他点头,“都是娘从地里挑的,院子里的檐下晒过。姐姐也怪了,她说这里面有家乡阳光的味道。太阳不就是那一个吗,还分了你家我家的。其实就是想家了。”

隔壁那个从河南来的小伙子,斯斯文文的,因为考取这里的公务员,单枪匹马过来闯生活。我常看见他在阳台上练跑步机,旁边的手机里放着咿咿呀呀的河南豫剧,很是陶醉。其实在家乡的时候,他或许只听周杰伦、张杰吧!

记得有一集纪录片里讲台湾老兵情牵故乡牡丹的故事。当他驱车300多里,亲眼看见来自家乡的“洛阳红”时,六十多年前的童趣趣事再次涌上心头,对故国家国的思念让他哽咽泪流。当我看到八十岁高龄的老人执着地向着故乡的方向栽下一株牡丹时,绵绵乡愁无限情思,令人唏嘘感叹!

乡愁,对于那些远离家乡的游子,愈久愈浓厚,浓到不知何以寄托!

## 你永远在我的视线之内

□付娜

身边的一个90后发表一个说说,她说:“做不成恋人,却成为了铁杆知己。”看见了,心就动了那么一下。这多像身边的剧情哪!此去经年,有多少爱可以重来?有多少人值得等待?

闺蜜晓蕊和若迁是近二十年的好友,只有我知道,晓蕊当初是想成为若迁美丽的妻子的,可惜缘分不到,两人做了朋友。若迁无事,倒是晓蕊经常扪心自问:“如果当初待他如朋友,今天不会如此难受。”

没有了爱情的企盼,多了知己的缘分。两个人,继而是两个家庭,波澜不惊地交往着,没有暧昧,没有不舍,就连两家的孩童也是很好的玩伴……

晓蕊说:“若迁现在就是我的亲人,我愿意看到他幸福地生活在我的视线之内。”我会开玩笑对她说:“这是升华了的情感,在道德范围内,在情理之中。”

想想现实生活中,有多少人逾越了这界限,结果是两个家庭的瓦解,两个孩子的心理阴影,严重的还成为了社会的负担。时过境迁,有的爱,只能深深埋藏在心底,

有的爱不需要回头,也不需要修正。

此时,路上一个行驶的车缓慢下来,它任由一对逛街的中年男女走过,只因中年女子是司机的初恋,多年不见,他不想下车,就想这样子看一下她……

彼时,他在风中卖白菜,衣衫单薄的他和风中的白菜叶一样瑟瑟发抖。坐公交车路过的她,到家就让儿子去把一车的白菜买回家。在她的脑海里,反复出现的是少年的他,意气风发……

多年前,我曾经深深地爱过你,你一直出现在我的生命里,看着你在我的视线内,喜欢这样静静地望着你,看着你在马路边教育儿子,看着你陪伴妻子逛街,看着你在床前侍奉老母亲……

也会幻想,当初我们一起,现在又如何?

轻轻的一抹微笑,人生哪里有后悔药,目睹着你的喜怒哀乐,默默地分享着你的喜悦,忧伤着你的忧伤。世间有这样的女子,也有这样的男子。

这是一份稳稳的幸福,难道不是吗?



人生百态

## 父亲是一张拉满的弓

□曹春雷

这次回老家,他没有提前给爹说,想给爹一个惊喜。虽然每次和爹通电话,爹都说,家里一切都好,你别挂念,安心做好你的工作就行了,但他知道,爹内心其实是很想他回家的,爹总是这样说反话。

到了家门口,却发现“铁将军”把门——爹不在家,给爹打电话,不通。他跑去邻居奎叔家问,奎叔说,你爹去村西的砖厂干活了。他一听就生气了,爹怎么这样,六十多岁的人了,还跑去干什么砖厂,钱又不是不够花,我每月都给他寄钱的。奎叔说,你爹说你在城里过得也不容易,买房子的贷款还没还完。你寄来的钱,你爹一分都没花,说是等他不在,都留给你。

从奎叔家出来后,他急急往砖厂赶,想着,这次一定要狠狠地批评爹。

爹是四十岁上才有了他的,拿他当掌心里的宝,那才真是“捧在手里怕摔了,含在嘴里怕化了”,为这,娘没少数落过他,说他惯着孩子。

他读大学时,爹为了给他赚学费,跟着村里人去了一个叫淄川的地方,在小煤窑下井。

爹在小煤窑下井受的苦,是娘告诉他的。娘说,小煤窑的巷道很矮,爹干的活是拉拖,就是在巷道里,肩膀上套上绳子,爬着用筐往外拉煤。爹有一次带回来的衣服上,肩膀处有血迹。娘问爹咋弄的,爹说是自己不小心被铁丝划破了。娘硬拽着脱下爹的上衣,看到肩膀那里的肉皮都磨破了。

听娘这样说,他的心里流了泪。他读大学花的钱,花的全是爹的血啊。原本打算读研,决定不读了,早早找份工作,减轻

爹的负担。爹知道他的决定后,却很生气,拍着桌子大声斥责他——以前爹从来没有大声责备过他,直到他答应继续读研,爹才转怒为喜。

后来,他读了研,在城市里找到了一份好的工作。临近结婚时,母亲突发疾病,没有等到他结婚,就去世了。这对他是很大的打击,对爹是更大的打击,爹的头发一夜间白了许多,背也弯了许多。

婚后,他把爹接到城里,但爹住了一段时间后,说什么也要回老家去,留不住。他让爹答应自己,回去后别再出去找活干,好好在家待着,养好自己的身体就是最大的活儿。别愁钱,他每月都会寄钱回家。爹许诺应着。

可爹骗他,居然又去砖厂干活了。那么累的活,他六十多岁的人,能干得了吗?他越想越生气,这一次,一定要好好地说说爹了。

到了砖厂,他一眼望去,看到了一个人,在一道土坡前,推着一个独轮车,上面是满满的土,正把背弓成一张弓,奋力前行。头上花白的发,被风吹拂起来,飘摇着。

是爹!

后来,在一篇文中他这样写道,父亲是一张拉满的弓,他是弦上的箭,弓拉得这样满,只是为了,将箭射得更高、更远。

投稿/论坛

平顶山新闻网——鹰城网事